

市中心，一幢老式小高层，两居室小套间，室内，格局装饰未变，住户却如一潭流动的水，来来往往的新面孔。

这一幢的其中两套间，阳台相隔一米。住户里有两对夫妻，一前一后，租住为邻家一年有余。两对夫妻年龄均为三十上下，身边没有孩子。东边一家男人是业务人员，常年出差，来去无定时，女人坐班，时不时也会有应酬。西边一家男人是信息人员，自己接活自己做，女人是护士，经常加班。

平素里，东家只见到女人，西家看到男人多，但他们从来没说过话。女人喜欢花花草草，闲时，到阳台上给花浇浇水，赏赏花，男人喜欢在阳台上翻弄手机，看得累了，会站起来，扩扩胸，眺望远处。偶尔的，他们的目光碰到一起，也好似没有看见，目光迅速移开，但彼此都感觉到了对方的存在。有时，待的时间稍长一点，男人不过意了，想找女人打声招呼，女人却一扭身忙自己的。或者女人想找男人说一句话，男人却低下头对着自己的手机。他们也就吸烟吐沫一样，把要说的话咽下去了。

时间一长，他们都不再说话，

最近学了舞蹈《栀子花白兰花》，曲子是上海歌谣，是“醉里吴音相媚好”的娇韵，恰如黄昏时的某种心境。歌词通俗直白，有烟火气和旧时光的味道，令人在怀旧中感到温馨平和，随着歌声追忆往日时光，惹出无限遐思。

歌中唱道：“微风吹过来，晚饭吃起来，香是香糯是糯，啥人还没有来……”这是初夏黄昏时的场景。窄窄的小院，围栏上攀爬着绿色植物，木绣球和月季铺满了窗下。白色的栀子花白兰花，竞相在一个角落静静地散发着香气，女主人在旧屋的檐下，坐在老式木桌前，吃着精心烹制的晚饭，边吃边期盼心心念念的那个人。并没有说得很具象，适当的留白，令听众各种联想和揣测，如此，就很有趣。也许，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朵栀子花，每个人都是别人的一朵白兰

嵩山红豆

郭良正

十年前的一个炎炎盛夏，凭着文学的恒久魅力，把黄河两岸一百多位作家，召集到了中原腹地一个叫环翠峪的地方。

环翠峪位于嵩山东北麓荥阳市境内。层峦叠嶂的山势，使这片浅山区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区域。沿蜿蜒山间公路，出则可通巩义，达荥阳，入则可进嵩山深处。环翠峪内，青山不老，绿水长流，天蓝气爽，气候宜人。这样一个得天独厚的所在地，是修身养性的绝好去处。

与会作家在听课之余，常常三五成群，谈天谈地谈人生，论时论局论文学，海阔天空，自成语题。曲水中虽无流觞，漫游其中的各位文友，仍流露出喜洋洋的神情。我们悠闲在下榻宾馆的曲廊幽径，驻足水池边，花坛旁，聆听着远近的鸟叫和虫鸣，尽享自然无私馈赠。当阳光渐次升高，热浪袭来时，都不自觉聚拢到了树下。梨树，杏树，槐树，一展中原物种风姿，同时也为我们提供遮荫纳凉的好去处。

见闻论物，遇事论事，是我们的特长，树下的人们自然少不了说树。说了一圈儿，竟然没人认为有

洪泽湖湿地

卓维平

烟浩浩渺的洪泽湖，是江苏的一颗璀璨明珠。它是中国第四大淡水湖。湖内鱼鳖虾蟹游弋水里，蒲菱茭荷平铺水面，鸭鹅鸬鹚翔集空中。宏伟的土堤，壮观的石墙，青翠的绿柳，远远望去宛如一条遨游欲飞的巨型青龙。

泗洪洪泽湖湿地景区位于宿迁市泗洪县境内，背依75万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实验区，东临一望无际的洪泽湖，是集观光旅游、生态休闲、科普教育、度假养生等为一体的国家5A级旅游景区。景区占地面积5.2平方公里，建有荷花大观园、湿地博物馆、鹿园、爱情公园、芦苇迷宫、鱼族馆等30余处景点。

洪泽湖湿地公园的荷花大观园里，建有荷塘、凉亭、游船码头、观景台等，游客在园中或可安坐茶亭，轻抚三尺摇琴，细品一壶香茗，或可闲庭信步，看過红花绿柳，漫随云淡风轻。这里的千荷园占地88亩，荷花万株，品种达1000余种。有来自世界各地的稀有品种，莲花有白色、黄色、粉色、紫色等，色彩斑斓。“接天莲叶无穷

隔壁老王

杨雨琴

也都习惯了这样的相处。咫尺之间，如在天涯。

有时，看到女人吃力地拖着一袋大米上楼，男人很想接过来，扛到楼上。可一想自己的姓，就摇了摇头，把身子侧过一边，给女人让路。没有男人的女人，过的根本就不是日子，看着女人的背影，男人总有这样的想法冒出来。女人看到男人一溜烟地跑下楼，再咯噔噔地爬上来，手里仅仅提着一瓶子山西老陈醋。没有女人的男人，生活也不像个生活，男人就变成了没脚的蟹。女人看着男人手里的醋，嘴里心里，也有酸酸的感觉。

一个寒冷的冬日，中午时，男人在阳台上，边晒太阳边看手机，他听到隔壁家里什么东西在地上“咚——咕隆隆——”，紧接着“啪”一声，什么东西碎了。因为是老楼，隔音相对差，经常在不经意间，能听到脚步声和挪动东西的声音，像是隔壁，又像是隔壁的隔

黄昏情思

董爽时

花。在这香风吹拂的黄昏，期盼与眷恋都是多么美妙惬意。

特别喜欢黄昏里旧时光的味道。夕阳西下，目光越过矮墙，看门前的风景柔柔地暗下去，夕阳的光晕泛着暖暖的色调，所有的绿都在安抚人的眼睛，让白天的浮躁渐渐平复，心亦随之安静下来。周遭一派祥和，捧本旧书浏览，似与旧人重逢。浅浅的相知，淡淡的感动。舒展双腿，伸个懒腰，放松的同时，仿佛心灵找到了归宿。

这样的黄昏，也勾人回忆。回忆故乡，温馨的过往，成长的记忆。炊烟袅袅处，鸟儿归林，羊儿归圈，小黑

壁，感觉很遥远，却是那么地清晰。

男人这时听得一清二楚，心里不觉好笑，这么莽撞，好像东西不是自家的。

日子在匆忙中平缓度过。

一天，女人下夜班，洗了衣服在阳台上晾晒，男人也在阳台上晾晒衣服，两人和平时一样，目光碰到一起，不说话，很自然地收回，各忙各的。衣服晾好了，女人给花儿草儿浇水，男人低着头看手机。

中午，男人吃过中饭，开门将垃圾放在门口，见对门家大门虚掩着，从门缝里看到一个男人的身影，对面男人在家？男人只有一闪而过的想法，随手关上门。

连着几天忙活，有点累，男人关了门窗，想舒舒服服地睡一觉，不一会儿，隔壁传来争吵声，男人心里想，难得两口子在家，有什么事要争吵？本来想过去劝劝，可细一想，不尴不尬的隔壁老王身份，别自找麻烦了。想到自己的姓，男

狗跳跃着

狗跳跃着，在主人的膝下撒着欢。我在篱笆上摘一朵蔷薇花，别在姥姥的衣襟上。每每这时候，姥姥就会浮现出小女孩一样单纯的笑容，连皱纹都显得好看。我拉着姥姥，挨着坐下来，一大家人围坐着，吃着姥姥包的刚出锅的粽子，妈妈做的菠菜粉丝汤和油煎带鱼，对了，还有妈妈腌的咸鸡蛋。每次姥姥都把蛋黄挖给我，她吃蛋白。而最喜欢吃带鱼的父亲，却把带鱼分给我们，他只吃带鱼尾巴，还给我们讲他的奶奶吃鱼干的故事。代代相传的用食物表达的爱，赋予了食物时光的味道。

晚饭后，爸爸吹着口琴，排着新

人就笑了，这可是正宗的隔壁老王。伸手一挑被子，蒙头大睡。

男人一觉醒来，天色已近傍晚，打开手机，有一条快递信息。

男人下楼拿快递，顺便扔垃圾。几个老太太站在他们楼下，向他们楼上指指点点，像在讨论特别热门的新鲜事。也只有这些老大妈们有时间八卦，男人想着，快步走过她们身边，上楼回家。

第二天，男人在手机上浏览到一条本地新闻：昨天中午，本市某小区胡女士家里再次遭窃，小偷被当场抓获。由于女主人极度痛恨小偷，所以拼命反抗，小偷未能得逞。审讯后，小偷声称不是第一次到她家作案。有一次明明有邻居看到了小偷，可依然没有出声，小偷的胆子才越来越大。这样粗心的主人，再加上这样的邻居，难怪总是会遭到盗窃。男人不屑地哼了一声。

没过几天，男人从外面回来，看到对门来了两个警察。开门时，他听到一个警察说，以后不能为了图方便，将钥匙放外面鞋架了……

男人很惊讶，忙打开手机，找到前几天的新闻，仔细看新闻里的配图，很眼熟的楼面，楼幢上的阳台挨得很近，很近。

曲，哥哥姐姐们看书，我帮姥姥缠线，妈妈洗衣服，大家都各自忙碌自己的事。生活虽然清苦，一家人却其乐融融，精神充实。我很庆幸，我的原生家庭，给予我的每一个黄昏，温暖了我 happiest 的年少时光。

如今，越发喜欢黄昏带来的感受，岁月磨砺后的质朴、归属、自由、从容。可以去夜市上走走，悠闲地散步，看到小商品有一搭没一搭地还还价，感受俗世热闹；也可以去湖畔走走，穿行在绿色的杉树林间，萤火虫即将点亮童话般的夜晚；也可以在家发呆，出神，不需要涂脂抹粉，穿舒服的棉布碎花袍子，握把大蒲扇在家里靠着，歪着，只要空气中有花香，耳畔里有乐声，怀里有猫儿，就好。

喜欢黄昏，还因为黄昏之后就是黎明。愿望，总是在黄昏许下，在清晨付诸行动。黄昏是新希望的开始。

一日三餐，锅碗瓢勺，让许多人避之不及。然，食者，性也。食乃人之本性，是第一需求，人生可以短长，苦乐喜忧，却离不开烟火气息。

世人不愿下厨，一曰麻烦，二曰油烟。从食材采购之斤斤计较，到择洗之烦琐，再到烹饪之复杂，有油烟戕害，又兼洗刷之苦，且一日三餐，无穷往复，除了真正的美食家，一般人宁愿简单果腹，也不愿走进乏味又漫长的流程。

许久之前，我有一本家吉奶奶，同住城中四合院。我们共用一个厨房，一到中午她就忙开了。小小四方桌上，不同的食材择好洗净，而后一阵叮叮咚咚，一到饭点，葱姜蒜下锅，香飘四溢，那时没有油烟机，只需把大门打开一道缝，油烟就从大堂飘去。

我说，吉奶奶，你每天如此讲究，烦不？

她笑道：“人人都觉苦，我不觉得。烧的色香味，自己品尝，别人享福，乐在其中。”

我这才明白，吉奶奶八十高龄，每天忙忙碌碌，身体还这么硬朗，整天笑容满满，一定是从日日烟火中领略了精髓。

轮到我入烟火时，才知男人尤其不易。购买食材需放下面子，从一开始不问价格，到学会讨价还价，再到熟知行情，最后拿捏精确，可以说不断精进提升。试问，世间哪件事不是经历无知、懵懂、深入、熟识、掌握，到最后运用自如？

择洗练的是耐心。菜要一根根择，不能机械化作业，枯叶毛边筋壳，全都要打理干净。小时候看大人择芹菜，用竹筷快速打叶，用筷边刮土豆皮，虽快却不干净，或者浪费太多。在每天的快节奏中，你得静下心来，一段一段掐，一片一片拣，专心致志，对择菜而言，慢是效率是质量，如同赛场上二传助攻，要把功夫做足，方不失最好的结果。一味图快，或漫不经心，结果不言而喻，输的时间差了品质。洗也如是，需根据不同的食材确定洗涤方法，洗得

不够不清洁，过度清洗则浪费资源。想来，人生亦如此，许多过程注定无法跨越，无法省略，你必须静下心来，让时光慢慢消解，捡起或者放下。

说到烹饪，考究不尽，大中华美味无尽，终其一生不能尽其所有。对普通人而言，喜爱与用心就足够。一日三餐，一年四季，不厌其烦，乐在其中。取的是普通食材，却在烟火中变幻出不同的美味。平平淡淡的食材，在常人手里只是佐饭，在用者手上却是美味。一个是因循，一个是创新，哪怕改变一点，就是不同的口感。如能另起灶灶，色香味兼备，那就是烹调高手。做菜本身其实就是思维的改变，一般菜遵循的是寻常思维，而美味者必有改变，无论炒炸蒸煮，都是达成心中想要的目标，还原了世界本有的丰富。

洗锅洗碗不平常。一个洗，一点一点抹，既要耐力，又要讲究标准，尤其油腻，需要加入适量的洗涤剂。当你握住油腻，你才知道“油腻”多么令人讨厌，常常让你判断失误，仿佛抓住，实则滑落了，既实在又不实在，仿佛在又仿佛不在。油腻的人，油腻的事，油腻的人生，何其相似。不过，那些油腻只是一时自鸣得意，其实只要一点洗涤剂，它就不复存在。

现在，少有年轻人对锅碗瓢勺感兴趣，烧煮大都成了老爸老妈的责任与义务，没有了菜场和油盐酱醋，少了油烟，外卖生活渐渐失去烟火中的乐趣与体悟，更无法明白烟火里蕴含的真味。

失去了喜爱与兴趣，最终变成“你感兴趣，你去慢慢领会吧”。

其实，对生活的领悟无处不在，“劈柴担水，无非妙道；行住坐卧，无不是禅”，坐一禅，行一禅，看似寻常，实则有心性的引领，离不开日常，又超越日常，于平常心中领悟万有真谛，方才是人生之妙。

如果你用热爱和喜欢对待日常里的烟火，苦累烦，本就不存在。

空纳万境（外一首）

田宇格

往往是这样
黄昏从身后走来，坐我膝头
我们一起坐夕光里，一无所求
时空有弧度，只是不易察觉
空杯盛月光，只是容易熄灭
我也是容器，缓缓写诗
放松到一定程度
就隔空拾些桂花给你

抒情

我爱这草屋和草屋外的芭蕉
进去便忘了活在哪个朝代
我爱在这儿悬壶济世的先生
也爱与先生，游走四方的姑娘
秋雨瑟瑟，回中原的路上
我爱上了一颗士大夫心
爱上抱柴烧饭的农妇
与坐在一滴茶水上入定的高僧
葡萄藤一样清脆的鸟声里
我又爱上黄昏里古柏的意境
乡村静谧，炊烟袅袅

裁切（外一首）

丁卫华

成片的江湖
在这里必须回归港湾
板材或圆管的天下
隔江而治
弧线走动的每一步
都留有拼搏的气息
事先设置的勾勒
在游刃有余的版图里
沉稳应对

焊接

那条线是最深情的
一字排开的布局
深得真传
机器人领先首轮
焊丝的作用不可小觑
图文并茂的传递
事先留有伏笔
异型是永远迈不过去的坎
残缺的弥补
要审视流畅度的光滑和虚拟
人工断后的无奈
让整片江湖暗潮汹涌



长城内外 **汤青 摄**

演奏者（外一首）

杨孝洪

从红色木盆啼哭中
撷一粒音符
在生活轨迹的旋律上
奏一曲生命的歌

无论是低于尘埃的悲叹
还是舞台闪亮的轰鸣
跳不出岁月的五线

青藏高原，二泉映月
演绎生命的高低音
都成为记忆的过往
我们用无悔和忏悔填满
生与死之间的空格
鲜花与掌声已无处安放

我们从笑与哭中来
我们从哭与笑中去
我走在父母去的路上
那里是我永远的故乡
我走的那一刻
送我的锁呐，会奏一曲
“我们走在大路上”

愿意浪费一生

欧阳明

因为是你
我愿意用一杯茶
浪费整片月光
整个夜晚
直至漫长的一生

因为是你
我愿意用一盆炭火
温暖那些说不完的废话
就像窗外
纷纷扬扬的雪花

因为是你
我可以忘记读过的书
忘记诗歌
忘记时间
还有，来时的路

责任编辑：柳再义

投稿邮箱: jsgrb_liu@163.com

纸上的月亮

两片月亮落下来
在我的梦里，诗里行走

一片是我银镰的父亲
一片是我摇篮的母亲

银镰与摇篮围成了家
一个最小的祖国

父母搬进另一个村庄
月光不旧，祖国日益壮大

责任编辑：柳再义

投稿邮箱: jsgrb_liu@163.com

纸上月光

两片月亮落下来
在我的梦里，诗里行走

一片是我银镰的父亲
一片是我摇篮的母亲

银镰与摇篮围成了家
一个最小的祖国

父母搬进另一个村庄
月光不旧，祖国日益壮大

责任编辑：柳再义

投稿邮箱: jsgrb_liu@163.com